

划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实施。2008年北京奥运会，“数字奥运”成为一大亮点。这是“奥运战略”与“数字北京”的结合，凝聚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北京市的信息化综合水平一直保持全国第一。

2002年起，我开始担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等职，为促进国产软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完善奔走呼吁，在政府与企业、国内外

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在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期间，我为北京市经济科技发展提供6个提案，其中3个获得优秀提案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体会到，具体的知识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而方法、态度、价值观对一个人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母校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待事业与人生的积极严肃的态度以及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念。

想念 46 年前在静斋的日子

○巴勃罗·罗维塔（1977级计算机）



罗维塔学长在智利参加“当代中国与世界——中拉智库对话会”（2019年）

我是在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并在1982年7月毕业拿到了工学学士学位。我的老家在南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据说是世界上离北京最远的首都之一。我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进入清华大学的乌拉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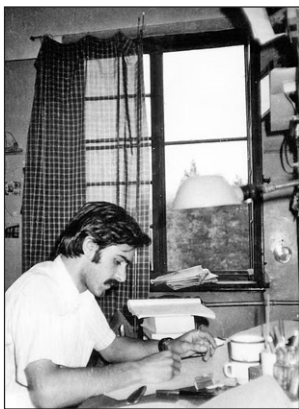
要说起当时刚20岁的我怎么从南半球抵达北半球、从西方来到东方，需要很长、很复杂的解释。因此我就先简单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父亲比森特·罗维塔是一位乌拉圭的老共产党员，他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

到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与当时的“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这一机构建立了联系，并在他开设的乌拉圭书店发行来自中国的西班牙语的杂志和图书。因为这种经历，父亲曾多次应邀访华，并有幸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从小就与中国“相识”。我的童年读物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故事书。我至今记得《今日中国》杂志上那些图片带给我的震撼。父亲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八岁。他带回来很多礼物，有茉莉花茶、丝绸、檀香扇等，还有一盏红灯笼，灯笼周围放满了关于中国的图书和报刊。慢慢长大后，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书籍，逐渐了解到鲁迅、巴金、老舍和茅盾等作家，还有齐白石、徐悲鸿等画家。通过父亲书店里出售的汉语教材，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神秘的汉字。再后来，我成为父亲的助手，协助他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

1975年7月，父母应邀来华在外文出



在静斋学习的罗维塔

版社当专家，我和我的妹妹跟着父母一起来到了中国。在父母工作的同时，国务院专家局为我和妹妹创造了在北京上学的机会。这样一来我们从1975年至1977年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汉语。

后来，又是专家局给了我们建议，可以转到另外几所大学，去学习一个专业。我妹妹决定上北京大学学习汉语，而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插入1977级）。当时我的想法是在一所大学用中文学习一个专业可以算是一举两得，既学习一个专业又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我们跟父母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每天像很多当地人一样骑自行车到学校读书，下课以后返回宾馆。

进入两所大学之后，我和妹妹决定搬到北大和清华居住。这样，从1978年开始我就住进了清华大学的静斋。当时清华有两座留学生楼，一个是静斋，另一座叫强斋。“斋”这个字是我到清华学到的第一个字。

到了静斋，留学生办公室（留办）给我提供了一个脸盆，一个大的暖瓶，一

条棉被，八根竹竿及一个蚊帐。因我们属于“外国朋友”，就受到了很多特殊的照顾。在静斋，我们一个房间里只住两个人，公共水房里专门隔出一个小小的洗澡间，每天提供一个小时的热水可以洗澡。我们的留学生食堂，每天都有肉和其他普通老百姓不是每天能吃到的炒菜。一楼还有一个彩色电视机。相比当时的中国学生，这是非常高级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很多。

我们班有40多个人，其中有三个留学生，一位来自尼泊尔，一位来自加蓬，还有我，可谓是“亚非拉”的代表。那时候在世界上还没有现代化工具如手机、电脑等，我们使用的是计算尺。前一两年数理化的课程是几个不同系的学生一起上的，在一个较大的课堂。这样一来我们三个亚非拉留学生与近一百位同学一起上课，老师在上课和黑板上写东西时考虑的是大部分中国同学而不是我们三个留学生。可以想象，我们三人的学习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我还没有抄完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东西，他就擦去开始写别的内容了。

我们留学生一般只有上午上课，下午、晚上主要用于整理笔记、学习和做作业。我们的课本等教科书都是中文的，当然作业和考试也都是用中文，要做的作业和考试也只能是手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也知道自己来学习的两个目标，即学习专业、提高中文水平。我的同屋是中国同胞，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练习中文的好机会，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民族习惯、发展历史的良好机会。

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其他的中国同学要好，但我们的生活作息几乎与其他同学是一样的。每天早起，洗脸打水，午饭

之后睡午觉。食堂没有西餐，吃饭时要用饭票，要自己打水、洗衣，等等。

清华大学的体育设施非常好。我们几乎每天吃晚饭之前到体育场踢足球，还有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后来我们组织了一个留学生足球队，留办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体育服装。我们就开始与大学的其他系的学生组织比赛。因功课时间很满，只能中午踢，11:30 吃午饭，稍微休息一二十分钟就在体育场进行比赛。

46年前的北京与现在大不一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语言学院、钢铁学院等都算是在北京的郊区。假设我们要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书就说“今天我要进城了”。我们买日常生活的用品或想吃包子、修自行车等就到附近的五道口。

一到夏天，清华大学会安排露天电影，我们晚上不忙时还可以到一楼看电视。有时留办还安排一些校外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1982年的夏天我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我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外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那时候我在华已经七年

了，我对中国很有感情，父母都还在北京工作。毕业之后我就开始与外文出版社合作，帮助修改一些“中国建设”专题的西语文章。同时外文局邀请我和我的妹妹及两三个拉美的朋友，合作翻译一些短篇小说，一共出版了两本书。

那时候，在中国能讲汉语、阅读汉语并在北京常驻的西语国家的人非常少，这样我就开始收到一些驻北京的西班牙机构的邀请，去他们那里工作。我先在西班牙的通讯社埃菲社工作，后来又回到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处负责贸易促进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一家西班牙石油化工公司请我担任他们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

1995年移居西班牙后，我每年都会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实际上，我是在西班牙和中国两地生活。这些年来，我参与了多个促进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交流的项目，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2012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我创建了个人网站“东方深思”（Reflexiones Orientales）。在网站首页，我写道：生活在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居民自称“东岸人”。创办本网站的这位“东岸人”，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生活了20年后，于1975年抵达中国。自那时起，这位“东岸人”就再也没有和那个“东方国度”分开过。他在中国度过了将近25年的光阴，时至今日，他仍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东方深思”旨在讲述与分享中国故事和个人经历，通过深度分析，带您走近“东方国度”，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在我的博客上，我写一些与中国



留学生足球队合影，后排右2为罗维塔

有关的各类文章，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外交，从文化到足球，等等。

对我们西语国家的人而言，哥伦布的航海经历家喻户晓，但却极少有人知道中国明代的郑和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七下西洋。因此，我专门撰写了《郑和下西洋》的文章，发布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还利用双语优势，通过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以小见大反映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的变化。比如，通过梳理“赤脚医生”一词在中国语境的出现和逐渐“退场”，来讲述中国医疗制度的变迁和改革，反映中国人民的医疗条件如何得到逐步改善。

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习近平讲故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该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把习近平主席深刻的思想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故事，非常适合我们外国人阅读。于是，我在博客上也发表了多篇文章，用西班牙语来“转述”习近平主席讲的那些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关于中国的改革和未来规划的真知灼见。除此之外，我也经常接受一些新媒介的采访，

或为新闻媒体撰写文章。

2016年，我有幸获得西班牙王国国民成就荣誉勋章，该勋章旨在表彰我为推动西班牙文化传播以及中国与西语国家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如果说我父亲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成就，那么我所见证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是“中国速度”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不知不觉间，高楼拔地而起，自行车换成了小轿车，绿皮火车逐渐被高铁取代，中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遥想那些吃大白菜的冬天记忆、那些回旋在北京街巷的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不由感慨万千，我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

每次别人问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我都觉得无法答复，只能说“与中国有关”。我喜欢研究中国的各个方面，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事，就是我几十年以来的“专业”。现在，我人到老年，但是按照中国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我还想发挥余热，为推动西语国家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做出我微小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中文是一种很有逻辑的语言，我觉得在清华大学所学的计算机专业，特别是逻辑学课程，非常有助于我学习并理解汉语和与中国有关的很多事。

我一直想念在清华大学的日子，遗憾的是毕业之后我还没有回过母校。我期待有一天重返清华，也感谢清华母校所给我的一切。

2024年12月7日于马德里



全班同学在主楼台阶合影，后排左6为罗维塔